



国家园丁工程“特级教师计划”、“新学校计划”行动研究项目

历史流沙

九年級上
5





语文主题学习

spark 星火书业

历史流沙

九年级·上
5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文主题学习. 九年级. 上. 历史流沙 / 李希贵主编.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9

ISBN 7-5607-3259-3

I. 语... II. 李... III. 语文课—阅读教学—初中—课外
读物 IV. G634. 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105693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710×960 毫米 1/16 96 印张 900 千字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总定价: 100.80 元 (全六册)

目 录



百味生活



我是农民的儿子 2

最美的嫁衣 10

回 家 13

一碗大米饭 16

小职员之死 19

麦琪的礼物 23

“窗口” 31

生活对爱的最高奖赏 34

一袋父母心 37

心路历程

生活絮语 42

把苦日子过甜 45

给心灵一个久违的默契 47

选择永恒 50

放弃,也是一种美丽 52



失 败 55

善待苦难 58

初识隐士 60

自卑也是一种力量 64

谈宽容 66

强者的有为 69

分段实现大目标 72

仁山智水 74

品读山水 75

桂林山水歌 78

趵突泉的欣赏 82

草原自己的事 85

夜游醉翁亭 90

读柳泉 94



爱晚亭 96

黄山秋行 99

羞女山 104

大山的报复 108

历史流沙 112

边官柳宗元 114

陶渊明——恬淡与豪放并存的诗人



..... 117

左公柳 121

少年时,他们并不出色 124

从不幸中站起来的巨人 128

最后的试卷 132

古今名人书斋题名撷趣 138

我的几个先生 141

斯人已逝,余香悠远 146

名家风范 153

欧阳修“三多”、“三上” 153

岳 飞 155

读韩愈 158

人格是最高的学位 165

躲在书后面的孙犁 169

傅 雷 173

贝多芬 178

看灵魂 183

梦在远方 189

让梦想成真 189



我的梦想	192
摆渡自己	197
只问收获	200
人,总要仰望点什么	203
人生之旅三篇	206
不是爱酒	212
挑战无极限	215
不要让人偷走你的梦	219



古韵飘香

桃花源诗	223
归去来兮辞	226
富春江诗文四首	229
吴均山水诗文二则	231
万家忧乐到心头	233



项羽本纪(节选)	236
童区寄传	238
秋声赋	241
晏子使楚	244
范仲淹有志于天下	245
晚游六桥待月记	247

百味生活



生活如同烹饪用的调味品，酸甜苦辣皆有之。重要的是，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时，应如何调制我们的生活。

有的人生活富裕些，有的人生活贫穷些。但无论你的生活多么窘迫，你都要勇敢地面对，不要躲避它，更不要诅咒它。因为贫穷能磨炼你的意志，让你学会坚强；贫穷会教

你知道一粒米的珍贵，学会珍惜生活；贫穷更能表现出一个人的节操，让你体味真情的可贵、关心的温暖。

学习本单元，同学们要着重体会书中人物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学会正确地面对生活，把握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生活，体味生活的真实味道吧！



我是农民的儿子

李 军

我是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世代代的农民的儿子。

按照最近半个世纪流行的说法，很早很早以前，人类被分为两类，一类叫奴隶主，一类叫奴隶。过了一些世代，一类叫地主，一类叫农民。再后来，一类叫资本家，一类叫工人。

历史延伸到最近半个世纪，中国人的分类方法有所改变，一类叫作农业人口，一类叫作非农业人口。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他们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他们在社会各种阶层和各种行业中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样样都判若天壤。在这个历史时期，除了死刑之外，政府对自己认定的坏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像农民一样从事农业劳动。虚构艺术中对一个生命最大的折磨就是将他打入地狱变成厉鬼，在我们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则将其打成农民。小时候我常常听大人说：“我们种田的还怕什么？我都已经是农民了，他再怎么治我也不过是让我种田，他抓我坐牢也还是让我种田，他还敢不让我干活？”一句牢骚话，表明农民已经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我的老家是江西省都昌县鸣山乡万家湾村，我十七岁那年考上一所学校进城念书成为远近闻名的事情，人们当然羨



慕我因为户口转为“非农业类”而改变了命运，但最基本的羡慕还在于我从此以后可以吃上一口饱饭。他们越是羡慕我，我越是知道我是农民的儿子。

走进大都市以后，我才知道实际上我们家乡山清水秀，比地狱漂亮多了。我这几年甚至常常想回家乡定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把家乡误读作天堂。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社会变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基本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我们考虑中国的问题，比如讨论图书馆、博物馆等等文化设施建设问题，讨论住房保障体系、国民福利待遇、国民权益、老年生活保障和娱乐、弱智残疾人员救助等问题，农民很少列在其中。

我每次回农村都有一种负罪感，虽然我在城里只是一般的市民，并没有过上富足的日子，但一回到农村就感觉自己在城里拥有的太多，面对农民觉得不好意思。我的穿戴比他们好一些，回家过年是坐硬卧，他们则是坐硬座，有的甚至是站回来的。他们每年在外面奔波，外出打工大多是做泥瓦匠、木匠，基本上在汕头一带搞土建。打工很辛苦，却赚不到多少钱，一年到头夫妻双双也不过能攒下几千块钱，有的到年底还拿不到全款，只能领到一千多块钱。在政府总理出面讲话之前，政府没有什么有力措施为农民讨工钱，许多人的工钱一拖几年，最后甚至竹篮打水一场空。

有一年，我在6月份回过一次家乡，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发现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全部出去打工了，有些年轻女子也出去了，在村里悠悠走着的多是老人和小孩，感觉空气里有

几分凄凉。留下来的那些家庭主妇，大抵都是一脸的苍白、蜡黄，一看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她们除了要忙地里的活儿，还要操持家务，三顿饭就随便打发了。这些妇女的牺牲精神很强，只要是老公和儿子出去打工了，一般都舍不得吃点好东西，只有来了客人，才会想到买点肉吃。那次回到北京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满脑子都是农妇们严重营养不良的面容……

农民的生活如此不堪一击，而现在城里很多有钱人提倡定期体检，已进入保养阶段了。两者一对比，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多么艰辛。最近，我老想写一篇文章，题目想好了，叫作《咱们村的非正常死亡》。我在那个五百人口的山村长大，却见证了许多非正常死亡。十多年前，乐平县一家小煤窑着火，烧死了二十多个人，我们乡死了七个，其中我们村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当时都只有三十几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煤窑烧起来以后，窑主立即把窑门封闭起来以切断氧气，防止发生更恶劣的事故，那些死难者的遗体就这样被捂在里面化为灰烬。家里人只能拿几件他们生前穿过的旧衣服堆了一个衣冠冢，妻儿老小都在泪水中艰难度日。那次煤窑着火发生在元旦那一天，我们村里那两位死难者都是12月31日赶到煤矿的，想挣点钱回家过年，哪知第二天就把命搭进去了。迫于生计，我们村里许多人不得不从事这种最危险的工作。有的人至今还年年去乐平的小煤矿挑煤。我每年春节回家见到他们，都为他们能够活着回家过年而感到庆幸。

近些年农村好的变化肯定也有，生活水平确实有所提高，日用消费品等生活资料比我们小时候要丰富得多。体现在饮

食方面比较明显：70年代末，在农村一年到头吃不到一次水果，但现在小镇上的水果摊并不少见，村里的小店也常常兼卖水果，亲戚往来经常有人会拎些水果；小时候我们那个乡一天只卖一头猪肉，而且只在集镇上卖，现在稍大一点的村子里就有个肉摊子，一个摊子每天卖上二三十斤没有问题。在住房方面，现在盖楼房的农民也不少，两层或者三层的小洋楼，虽然外装修色彩调配不当，常常让我感到刺眼，但能看得出是花了很多钱的。当然，他们一般都是靠打工或者做生意赚些钱才盖得起楼房，靠种田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无论这些东西怎么变化，农村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

我在家乡见到过不少本灾，那些颗粒无收的灾民依然要向乡村两级组织交上各种费用，而他们所得到的救灾物资，常常只是每家分上三两斤面条。一个乡政府养着百十号人，湖北省某个镇，光是凭关系来的临时工就有四十八人，加上国家干部恐怕得有几百人之多。这几年一些知识分子在努力呼吁落实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我觉得这些要求太高了。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最切实的是给他们起码的生存权利的问题。

农民的休闲对间，除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文化消费。电视看的大多是十四寸、十七寸黑白电视，而且那些节目实在无聊透顶；打麻将都是会来点小刺激的赌博，这种风气在农村很普遍。农民用电的节约程度不是城里人所能想象的，能关灯尽量关，灯泡都是用瓦数很低的，那种光线



让人昏昏欲睡。

这种昏昏欲睡的光线正好暗合了农民的心境与命运。家乡的兄弟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无非就是每年出去打工能顺利地赚些钱回来，县乡村的统筹提留款等等不要每年往上涨，家里能盖起一幢楼房以及祈愿家里人不要有什么病灾……如此而已。至于其他诸如赚更多的钱，把自己也变成城里人等更美好的愿望，则根本不敢想。那种能够挣上很多钱在城里买房定居的人，在我们那一带极少，一般是好几个村子才能出一个这样能干的人，一般的农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理想。

农民对自己的处境和命运非常清醒。他们谁都知道自己是人下之人，知道自己即使具有治国之才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舞台，哪怕到乡政府做一个小喽啰也不可能——因为小喽啰也是体制中的人，而他是体制之外的人。他们长期处于欲说还休、大痛无言的状态。

最近几年，一批对社会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学者不断就“三农”问题发出呼吁，“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几乎成了全社会的共识。政府也在不断调整农村政策，宣布要逐步给农民减税，还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因此很受鼓舞。但愿这是一个好兆头。

在我们村里，道过读书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概是二十多人。这些吃上“皇粮”的人有的留在乡村学校教书，有的在深圳、杭州、南昌等地工作，在北京的就我一个。让子女摆脱农民身价是一个农民所能想到的最大梦想，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够过上城里人的日子，这对于一个农民未说就是

最大的光荣。

我和弟弟考上大学，转成非农业户口以后，我哥哥深有感触地对父母说，以后他们的子女就是城里人，不再是乡下人，我的子女却还是乡下人，这一家人的命运就不再一样啦。他们即使有机会走进城市，也只是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如果他们敢于在街上逛一逛，整个社会体制都会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

那些四处打工的兄弟姐妹越是羡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到无地自容。在他们面前，我确实有一种背叛的感觉，因为自己没能跟他们一起承受祖祖辈辈遗传给我们的命运而负疚不已，好像因为我的逃脱而增加了他们的苦难。当然，事实上我只是没有用跟他们一样的方式承受那些东西，我所承受的命运的摧残比像们也少不到哪里去。而且我是躲在城市的夹缝里独自承受、独自咀嚼。这种绝望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思维总是受到这种身份的牵扯。每次看到城里的老太太或者年轻女性牵着一條小狗遛弯，我就想越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吗？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那些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更太平吗？我这话要是说出来，人家也许会觉得我不近人情。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才是最近人情的想法。我心里装着那么多乡村孤儿，他们的命运比城里的一条狗艰苦许多，我由狗的境遇联想到人的境遇不正是人

之常情吗？

我也经常告诫自己，不能每时每刻都用这种眼光审视城市，尤其不能用这种眼光要求别人。但是，发出告诫的是理性，支配理性的是本能。用农民的眼光看待世事，已经是我无可更改的本能。

有一件事也许有点奇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虽然早年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我的人生发展和写作生涯有着很大影响，我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大地荒寒》就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但是我所提炼的文学主题却与农民的命运无关。我没有从社会正义、国家体制、农民权利这些方面来写，而是从一切生命所必须承受的普世苦难这个角度来写，类似于佛来所讲的生老病死现象，这与农民显然还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农民自己从来没有话语权利，当他们的儿子进了城做了文化人，也很难为他们说上话。当下不少非农民家庭出身的贤达人士正在为改变农民的境遇而竭力呼吁，我一听见他们的声音就恨不得向他们脱帽致敬。可是，真正知痛知痒的话，又哪是局外人所能说得出来的。农民别说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如何不易，就连传达出自己的声音都十分艰难。

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庭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

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为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

很多农民的儿子进城以后根本不想让人知道他是农民的儿子,原因就是我才说的回避心理。我却在所有场合告白我的身世: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逃出来的那一个。

我进入国家体制二十多年,进入大都市十多年。我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而尝尽了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千辛万苦。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在城里人面前惭愧过,但是在内心的一个隐秘的角落,我时时刻刻都感到惭愧而又负疚——那是面对我所来自的那个群体的原罪感。

原罪的意思是:与生俱来的,无可摆脱的。

走访农民

正因为作者是农民的儿子,才对农民的生存状况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他为农民的命运而叹息,为农民的生活而呼告,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而感到愧疚。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农民的儿女呢?

利用寒暑假走访几位农民,走进他们的生活,了解一下他们的所思所想,把你的采访所得告诉给你身边的同学,让大家一起走进农民的世界吧!



最美的嫁衣

◎ 包利民

那一年我去辽西山区搞社会调查，这是学校给我的任务。那是大山深处极贫困的一个小村子，几乎与世隔绝，我主要是调查那里的教育情况。正赶上村里的一个老师生病，我便代她上了一个月的课。学校只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土房，学生也只有十几个。



村上让我吃派饭，就是挨家挨户地吃。我知道每一家都很穷，便跟村长说不必另做，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去的第一家姓张，他们家有个孩子在我代课的班上读书。他们家住的是一座小小的石头房，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推门进屋，屋里的墙上棚上是用报纸新糊

的，地面也纤尘不染。炕上坐着一位老奶奶，我的学生张梅告诉我那是她奶奶，在屋外灶前忙着的是她的妈妈。她爸爸则有些拘谨地冲我不停地笑着。

吃饭的时候，起初除了张梅的爸爸外，别人都不上桌，后来在我的极力劝说下，大家才都坐在了桌旁。虽说有话在先，